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

應夢

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齡齒亦

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汝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而成之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左傳僖公下曰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巳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

又成公上曰鞍之戰晉韓厥夢子輿厥父謂巳曰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

中

又昭二日鄭子産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於羽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也

又昭二曰鑄刑書之歳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

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又昭四曰晉荀吴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吴而授之陸渾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吴中行穆子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欲以應夢又昭二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宛轉也且占諸史墨子曰吾夢如是簡子夢適與日蝕會謂咎在已故問之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終

亦弗克

漢書曰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黄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又曰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名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又曰韋元成為丞相言孝文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召問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懐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占曰必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前郡守邯鄲商為猛所

殺據郡反為韓遂所攻自知必死乃登樓自焼而死

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文帝復問周宣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明何邪曰此陛下家事而太后不聽故更明耳時治弟植罪逼於太后也

晉書曰明帝時張茂夢得一大象問人曰何祥對曰君為大郡然而不善或問其故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當為大郡然象以齒見焚必為人害後為吳國内史沈

充所害

又曰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逆帝與王導温嶠等決計征之敦屯於湖陰帝欲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何以不縛之

又曰簡文見讖云晉氏祚盡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生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後悟為之流涕

後魏書曰高祖遷洛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又曰莊帝在藩任城王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消霧解日出莊帝復閶闔門入登太極殿呼萬歲三百官咸加朝

服既覺占之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亂京師日君象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後如其夢

又曰盧元明為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携酒就之言别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兹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為亂兵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又曰酈範字世則范陽涿人範甞夜夢陰毛拂踝他日

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禄營邱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為青州刺史

又曰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來謝德聞者異焉

北齊書曰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拜大中大夫薛淑常夢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出為幽州刺史

又曰蕪穎為凉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年夢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高崇妻故來辭别穎見崇言之崇數日而卒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夢得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禄也吾當居十一禄乎自其後仕進所

蒞者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梁後畧曰初賀革之往江陵也意甚不悦過别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荅曰吾嘗夢主上徧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脱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因頷之遂往荆州

三國典畧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還長安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炯恐太祖愛其人才恒閉門却掃

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奏訖其夜烱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烱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日可至若一月内見闕出此恐不復由我寤而異之當時以為恍忽十餘日便有命放還遂與王克等並得東歸

又曰隂子春嘗為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臨海神廟當座棟上有一大虵役夫下擒入於海水爾

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壞宅舍既無所
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因
辦牲醑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恵當
以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朐山子春豫知設伏摧破
梁武以為南青州刺史
陳書曰武帝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傅史普直省
夢人自天而下着朱衣武冠導從數十手持板板上有
字傅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旦

白黄門侍郎孔宗範嘆曰吾事去矣其為子孫憂乎自武帝己後并廢帝五主自永定初迄禎明末共三十四年

晏子春秋曰景公舉兵將伐宋過太山公夢見二丈夫意怒甚盛公問占夢曰師過太山不用事太山神怒也公問晏子晏子曰非泰山之神也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湯偝以長鬚鋭上而豐下倨身高聲伊尹黑短蓬頭而鬚豐上鋭下僂身下聲公曰然

又曰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名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丈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名占夢者占之占夢者曰此神龜也君乃刳龜以卜七十鑽

而無遺策

又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曲轅道也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曰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比予於文木耶柤梨橘柚果蓏之屬耶實熟則剝剝擊也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泄亦折也此以其能苦生者也予求無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

呂氏春秋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非吾愛道也恐子之未

可教也令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以授秋駕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腐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使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請以大夫禮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背之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亦言成帝時上甘泉詔使作賦子雲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及覺大

少氣病一歲卒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大既覺語人云他日當有大手筆事少日烈宗晏駕哀策謚議王所作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停船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於此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有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鈎放之

博物志曰靈帝時遼西太守黄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服臧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唖者皆死

虞翻别傳曰翻注易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呑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於陳為老子立祠

三輔決録曰予以元冬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叟姓為元明字曰子真與寐言言必有中夢中指言褒貶之事予授其人子真評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録

襄陽耆舊記曰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崪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暧乎若雲煥乎

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䰟依草實為莖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為巫山之女髙唐之姬聞君遊於髙唐願薦枕席上因而幸之

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髙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祀髙祖於明堂

列異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得病夢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語曰汝着此衫汙即火燒便潔也覺果有衫在

側後汙便火燒之

搜神記曰有周犨（力感切）嘖（音責）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息卧夢天公過而哀之勑有以給與司命案録籍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事所為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犨嘖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在車屋下産得兒主人往視問言當名汝兒何嫗曰令在車下夢天告之名為車子犨嘖乃悟自是居日

衰滅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續搜神記曰承儉者東莞人葬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没故民承儉令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勑內外裝束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哅哅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但霧冥不見人往令既至收得冢内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逸走棺未壊令即使人修復之即其夜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缺其前兩齒折明府得僃此

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皆擒獲

又曰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為尋陽太守有數大頭龜付廚勅旦且以二頭作臛便著藩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並着烏布袴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廚子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勿殺明夜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

又曰荆山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

說已是會稽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恩及枯骨毅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毅坐處令人牽取題如所夢即移著岡上酹以酒飯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又曰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侍甚謹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即於夢中下地叩頭良久曰汝縣

有同姓名人不泰思得語鬼云張隗不姓徐此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為汝受之遂不復見

異苑曰高平檀茂崇以義熙中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捉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横被災厲方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别母流涕驚覺果於屏風門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又曰海陵如睪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熹二十年墜於縣巘和

蓋從潮漂沈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姥年可七十許𩑶頭着袿髩髮皓白不殊生人釵髻衣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齋酒脯施於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貺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骸形飄露今以直一千乞為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殯移於高阜焉

述異記曰陳留周氏婢名與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煩為拔之當有厚報此婢乃見朽棺骷

髏草生眼中便爲拔草即於其處得一雙金指環

靈魂志曰濡須口有一大舶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夢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於此於今存在

智瓊傳曰弦超字義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字智瓊早喪父母天帝愍之遣令得下嫁如此三四旦覺寤欽想顯然來遊乃駕輜軿車從八婢自言我天

帝玉女遂為夫婦贈詩二百餘言又著易七卷趙皆能
通其旨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四百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一

凶夢

禮記檀弓曰夫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壊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戸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壊哲人其

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葢寢疾七日而沒

左傳成公上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呼曰殺余孫不義厲鬼趙氏之先祖也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

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

又成公下曰晉楚將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之）

又成下曰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青水也或與已瓊瑰瓊玉瑰珠也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懷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而无傷也言之至暮而卒繁多也傳戒數占夢

又襄三曰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者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梗陽晋邑也在太原皐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又昭二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避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不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

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宮也傳言從夢未必吉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也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攻宋宋人伐曹

晉人不救而曹亡

又哀下曰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綿綿瓜初生也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

國語曰晉獻公伐虢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目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无走帝命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名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

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虢亡不久矣吾今乃知之外内無親其誰救之吾不忍俟將其族適于晉六年虢乃亡

史記曰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乃令人入海賫捕鉅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悶占夢人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宫欲祠涇沉四白馬使使責讓高又立子嬰為王

又曰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宫及趙武還故位

漢書曰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之王終不改

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曰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

已既悟以讖占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又曰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夢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初艾當伐蜀夢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爻利

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又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此何謂耶宣對曰后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茍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黄門令奏宫人相殺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騏驎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

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后果誅

又曰闞雲長軍圍樊夢猪齧其足語子平曰今年衰矣尋果被害

晉書曰郭瑀燉煌人也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顏遣使名瑀與同郡索嘏應之穆后信讒欲誅嘏瑀諫不從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

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又曰惠帝時陸機為長沙王乂征河閒王顒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擘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為陸氏之冤

又曰張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

又曰僞趙石虎晝寢永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

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淌其上瘖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國其敗乎

又曰温嶠為驃騎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焼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而卒

又曰楊雄為春陽令舉兵拒王敦城陥為敦所擒初雄被執之日其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占曰夫肉必有筋斤

也車傍於斤吾其戮乎尋為王敦害之

續晉陽秋曰苻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於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垂遂别路而進翼伏兵遂不擒之

前凉録曰張駿十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

見一元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加問遂經九日而卒

前趙録曰劉曜末年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履其跡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歴運之極東為震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兊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履跡而行慎不出疆兵必大起逺在三年曜為石勒所擒

前燕録曰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覺遂痛惡之曰死

胡安敢夢生天子伐掘之數其罪鞭其尸投之漳水俄寢疾而死

沈約宋書曰少帝凶暴日甚沈慶之猶盡言諫諍遣慶之從子攸之賫藥賜慶之於時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語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度無盈餘矣

後魏書曰元熙于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

熈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熈惡之覺而告所親及熈之死果如所夢

又曰崔浩搆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人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後而族

三國典畧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體夜夢孔子忽其廣為疏例繫而摽之既寤之後焚其疏例尋而病愈

齊書曰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又曰武帝時雍州刺史張敬兒未貴夢所居村社樹欻高數千丈為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俄反伏誅

梁書曰武帝初沈約齊末建議廢齊和帝後夢和帝以

刃斷其舌約大懼召巫言與夢同竟憂卒

唐書曰太宗時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為羊為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某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内史令裴炎通謀應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是丞引之

又曰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嘆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昴畢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終

又曰韋温為宣歙觀察使明年瘍生於首謂愛壻張復魯曰予任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齎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

矣與公訣矣明日卒

又曰崔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荆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由退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唐新語曰毋湜俱永切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湜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不見一人意

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夢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桓譚新論曰博士弟子韓生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晨起厠中祝之三旦人告以為祝詛捕治數日死

元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夢至京師自廟出見車騎

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梁析析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茍失天機敗矣何待於彊

益都耆舊記曰何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然桑字四十下有八君壽恐不過此後果如直言

管輅别傳曰輅見何尚書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艮也天中之山而

魑集之位峻者危輕豪者亡后遂被誅

搜神記曰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吕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卧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疋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還與家别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懼不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日死

搜神記曰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

與人於浙江上爭㩗蒱錢爲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理
郭凶事既覺便往郭許共圍棋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
不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
大的的也須臾如厠便倒氣絶謝營理之如所夢
異苑曰苻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内明以問婦婦曰
若征軍遠行出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
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又曰陳郡殷靈均義熙中爲桂陽太守夢人縛將去形

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衡陽當取之殷驚寤惆悵永初三年除衡陽郡知冥理難避辭不免尋寢疾而亡

述異記曰陶繼之為秣陵令殺劫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為劫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劫遂見枉殺若見鬼必自訴理少時陶夢見此妓來云訴天得雪今來見取遂跳入陶口中仍落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萇既殺苻堅與苻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

天帝使者勒兵馳入萇營以矛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陰腫痛明日遂死

幽明録曰魏武帝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疋馬在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名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云防理自多無為橫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夢焉

又曰王丞相茂宏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為祈禱者備炭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

大懼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

又曰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卧流涕覆面嫂恠而問之云適見嘉自說住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集異記曰陽平宋謹善解夢有孫氏求官𥅡得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謹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卿當大凶非苴杖即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

又曰張天錫在凉州夢一緑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齚張張牀上避亟乃墮地後苻堅遣苟萇往破張着緑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四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二

叙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

又襄公三曰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智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

又昭公二曰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

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又曰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

又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又哀公下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禮記曰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

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毛詩七月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道致太平復成王之位

又節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又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又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聖人

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盖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盖取諸夬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

又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惟聖人无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曰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又子罕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又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社里之居也鳴則教舍行行教舍則惟人能行之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配于天地象于日月

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王命長故以為五百載也符圖書也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抱命乙起河出圖聖受思

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抱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而思之以受歷數也

尚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

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得志行乎中國如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

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兹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臯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

又曰秦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患將奈何

又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鶉居而𪇆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𪇆若侯切）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

又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變應常後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為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荅曰丘非聖者三王聖者歟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荅曰五帝善任仁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荅曰三王善因時者聖則丘不知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虵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

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疎而不絶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

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一體冉有伯牛閔子

顏淵具體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孔叢子曰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産則兄事而世謂子産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通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

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捨玦珮婦女捨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

又曰聖人之道猶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宜所得

又曰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明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又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又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嘗恥辱以干世主者非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其俱切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憂勞百姓

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焦天下之憂而平海内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圖曰黄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吕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緩謂無為急謂成功似遲而速待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矣

家語曰所謂聖者德合天地德覩者不識其鄰

又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所為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為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践龜蛇

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俗曰聖人一名哲俗曰睿哲一名先俗曰知先一名通俗曰通達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令人神智此人天下神聖也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治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揚方五經鉤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自知而理盡自然者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歟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從强其所劣損其所能非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又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

後知聖人之為郛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其少變乎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有蔚文章次虎辨人理別其文萃也萃然自彩異於猶狢

又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安得知天變動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傅子曰聖人之通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袁淮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馬聾盲跛蹇皆能復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蔣子萬機論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王亦須佐輔

王份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

親之
姚信士偉曰聖人髙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
先識仁者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曽不産於絶域乎推此
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
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
調良
圖墓書曰青烏乃默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顔淵執轡到匡郭外顔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為戮我於天下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

解而去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三

叙賢

周禮地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又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黍離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

思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麻麥子嗟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者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而去箋云願去者乘其白駒來者食我場中之苗縶維之欲留也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又旅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仁曰君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齊等

也省察也察已得無然也

又雍也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笥也貧者人之所憂而顔志道有所樂故深賢之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衛靈公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謚曰惠也

又子張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精者為賢治身以積神為寶治國以積賢為道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聽斷焉勞身者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之有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

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恃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瑶為後宣子荀寅瑶宣子之子智伯也智果曰不如霄也智果荀氏之族也霄宣子庶子也宣子曰霄也很很戾不從人也對曰霄之很在面瑶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瑶之賢

於人者有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鬢鬢髮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必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若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掌氏姓也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冀野晉地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耨耘田也野饋曰饁字音時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對曰臣見其賢不忘敬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焉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人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悦信如何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事而禀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

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顔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我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我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我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我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唯辨敏亦宜有折屈時也由能

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務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一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討之取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王從之乃復陳國也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達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

丘未之見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别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也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禄是以衛國無遊放之才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子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成而治之國前事則退客賢信其所以退欲以客賢於朝靈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郊舍

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
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潜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
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
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
儀子愈所以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言雖蔬食飲
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禄釣餌君子無信人之
意公儀子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為君操竿

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又曰子思自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美善恐未合君心而徒言不聽也願有報君者唯達賢耳君曰固寡人所願也

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為已心行道以為已任處則

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為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野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

既而相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

上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歎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志賢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弗能盡此其三也

中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武賢武之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者數十人皆令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其孤臣敢以為賢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妻於有侁氏有侁氏喜使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之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伯里奚之未遇時亡虢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

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為信賢境内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號曰五羖大夫

又曰史台謂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内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寸良劒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行瞶之瞶視也音貴期以一月六月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聽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

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其佐多賢𥳑子棄兵不動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士以敬賢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黄石公三曰瑢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身當其害達

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令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秉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

説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之

又曰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絶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

英俊以治官

又曰伯禽與康叔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然實高而仰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

捽勃馬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

蔓草零露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令程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中間謂紹介也

六韜曰文王舉賢若何太公曰案察實選才任能名實俱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杜氏幽求子曰封千里而以八州之地祿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為六翮託豪傑以為舟

讖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命世者荀令君乎

桓譚新論曰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

論衡曰賢聖之君察知佞臣若視之俎上之脯指掌中之文

風俗通曰聖堅也堅中廉外也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

壇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越絶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潛夫論曰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異苑曰汝南陳仲弓與諸息姪就潁川荀季和父子于

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内有賢人集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

過闕復有聲公問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問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之曰始妾謂獨有伯玉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則國之福也

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黄憲潔淨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特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顔子復生乎漢之代矣

論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徳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襃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鍾子芻蕘論曰賢者一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幽谷下不之進於上則無由而至矣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